

忏悔录

【古阿拉伯】伊玛目安萨里 著

哈尼夫 译

译者小序

这本书的原名是 (المنفذ من الضلال)，康有玺先生翻译为《迷途指津》，优博先生翻译为《迷途指归》，由于西学的习惯把个人的精神求索性自传都称为忏悔录，所以我很冒昧地给它起个中文的名字《忏悔录》，而事实上，它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上著名的三部宗教性的忏悔录之一，其它两部分别是古罗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忏悔录》。

康先生和优博先生的译本比较早，都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翻译出来了，尽管出版的比较晚，它们使很多中国穆斯林青年受益匪浅。这本名著是我非常钟爱的一本书，并且对我个人的信仰的成长起到很大作用。酷暑难熬的七月，我闲来无事，开始研读这本书的阿文原著，又有很多新的发现和体会，索性把自己的学习成果诉诸文字，记录了下来，试图与好友和学生分享。况且我也觉得名著应该有不同的译本出现，以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我再次领略到伊玛目安萨里的思想的伟大，以及他的知识结构的完善。特别是他对理性知识的公正态度令我非常震撼，忽然意识到他才是真正的启蒙运动的先驱，这要比西方早五六百年，而且安萨里最终还超越了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走向对神智的领悟和探讨，并致力于寻求理性与精神，理性与天启之间的平衡。比较西方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理性崇拜及其产物——理性主义，安萨里站在他那个时代的巅峰，最大程度地弘扬了理性精神，捍卫了理性在判断真理中的确然性地位，同时最终超越了理性，走向人类精神发展的更高的历程，这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大师们所难以企及的。

总之，安萨里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精神遗产的价值永世不朽。

引言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所有文章和书籍皆以赞主开启首篇，愿主赐福先知穆罕默德——承载圣品和使命者，引领人类脱离迷误者，并赐福他的后裔和他的圣门弟子们。

教中的兄弟啊！你确已要求我为你阐明知识的目的及其奥秘，诸学派的弊端及其底细；还要我为你讲述我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教派混乱及其方法歧异之苦，以及我如何勇敢地因袭盲从的谷底攀升至觉悟之顶峰：

我首先获取的是教义学的知识，然后我探索了我所厌恶的内学派

的道路，他们把认知真理局限于追随伊玛目，然后我研究了我所蔑视的哲学派，最后我回归到了我所喜爱的苏菲行知的道路。在反复研究各学派的主张的过程中，真理的本质为我显现了。

当然你还想知道，为什么我要离开巴格达和我众多的爱徒，放弃传播知识，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在长期漂泊、游历之后重返故乡内沙布尔。

鉴于你的恳切和真诚，我很快就答复你，不敢怠慢，同时我求主相助，并托靠于他，依赖于他，求他给予顺利。

须知（真主已完美了对你们的引导，现在你们当服从真理）：众生在宗教方面的分歧，以及伴随着教派林立，宗教权威们在学派方面的分歧，深如大海，很多人被淹没于其中，只有少数人能从中得救，而每一个派别都声称自己是能得救的一派，正如《古兰经》中所说：“每一派都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而欢喜。”（30:32）这种情况也是先知所预言的事情：“我的教生将分为七十三派，得救的只是其中的一派。”

¹如今，先知的预言已成真。

我从十几岁，接近成年的少年时代开始——现在我已经 50 余岁了——就勇敢地冲进教派的汪洋大海的惊涛骇浪之中，毫无胆怯和谨小慎微，我深入到深海的各黑暗区域中，猛攻各种难题，克服种种困难。我探索各教派的信条，揭开每一个宗教团体的理论秘密，以便我能够分辨真理与谬误，圣行与异端。我不放过内学派，我渴望窥见它的隐秘；我不放过表义派，以便我明白他们固守字面的原因；我不放

¹ 两部实录圣训《布哈里》和《穆斯林》没记载这句话，艾哈迈德、艾布达武德等圣训集传述了它。

过哲学派，我想了解其哲学的究竟；我研究教义学家，竭力洞悉他们的教义和辩论的目的；我研究苏菲，我渴望发现其精髓奥义；我与修士交往，期望了解其苦修带来的结果；我与假装信神的无神论者打交道，以便考察他们胆敢不信神或伪装信神的原因。

从孩提时代开始，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就成为我的习惯和习性，它是真主赋予我的天性和本能，并非我个人的选择或者谋求，直到因袭的桎梏由我上松开了，传承的教条被我打碎了。因为我发现，基督教的孩子只能按照成为基督徒的方式成长，犹太教的孩子只能按照成为犹太教徒的方式成长，穆斯林的孩子只能按伊斯兰的方式成长，我听到一段传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每个孩子都出生在自己的天性上(الفطرة)，他的父母使他变成了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或者拜火教徒。”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我萌生了探寻人的原本天性(الفطرة)的本质和趋于因袭父母、师长的信条的本质的念头，并试图在因袭传承的信条及在传授这些信条时所使用的理性原理之间作区分，而辨明真假必然会涉及很多分歧。

我告诉自己：我的首要目标是认识事物的真相，但认识事物的真相就必须认识知识的本质，知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明白，确定性的知识(العلم اليقيني)就是认知对象毫无怀疑地被揭示，不掺杂任何的错误和臆测的可能性，也不容许心灵假定那种可能性，甚至无谬的知识所具有的确定性应该达到即使用奇迹来对其进行证伪，也不会使人产生怀疑和否认的程度，比如：一个人能够点石成金，变手杖为蟒蛇，假若他对我说：“3 比 10 大，我的证据是我能够

点石成金，变手杖为蟒蛇。”然后我亲眼目睹了他的演示，但当我确知“10 比 3 大”时，我不会由于他的表演而怀疑我的知识，对我来说，唯一的结果是我惊诧于他如何完成了这种表演，想让我怀疑自己的知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我知道，凡是不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不以这种确定性得来的确信，都是不可信赖的、没有保证的知识；凡是没有保证的知识都不是确定性知识 (العلم اليقيني)。

诡辩论的进路及其对知识的否决

然后，我开始审查自己的知识，我发现自己不具备前边描述的确定性知识，在我心里，只有感性知识和自明性知识 (الضروريات)²。

我心里想：现在失望之余，没有解开难题的希望了，除非借助于显学，即感性知识和自明性知识，那么首先必须确立显学，以便我确认我对感性知识和自明性知识的信赖是属于从前我对传承、因袭知识的信任，还是属于一般大众对于某些定律的信任，或者属于对真实无欺，没有任何疏漏的真理的信任？

我极其认真地进行思考，反复考虑感性知识和自明性知识，我考察自己对此有怀疑吗？但是长期的质疑最终还是导致我得出结论：我的内心不容许我信任感性知识，这种怀疑开始在心里扩散，并对我说：

“何以信赖感性知识？最强的感官是视觉，但是它观看物体的荫影时，认为它是静止不动的，然而经过试验和观察，一小时后你就认识到荫影在移动，只不过它不是一次性突然移动的，而是一丝一毫逐渐移动的，甚至它的移动从未停止过。你观看天上的星辰，你认为它们只有一枚钱币大小，然而几何学的证据显示，它们比地球大多了。”类似的感性知识，感官依照它的规律进行判断，但理性的法官则判断它是不诚实的，并以无可辩驳的方式指控它的欺骗性。

我心里想：感性知识的可靠性被击破了，那么或许只有理性知识是可信的，因为它来自不证自明的公理，比如我们说：10 比 3 大，

² 自明性知识：不证自明的公理性知识，比如 10 比 3 大。

肯定与否定不能共存于一个命题，一事物不可能既是新生的又是古有的，既是存在又是无，既是必然的又是或然的。

感官却说：凭什么你就信任理性知识，你也曾信任感性知识，信任我，然后理性的法官出现，否认了我；假若不是它出现的话，你一定会继续相信我。你想过吗？或许理性认知的背后还有另一位法官，当它出现时，它会否认理性的判断，正如理性的法官曾否认感性的判断那样，这个法官暂时没有显现，并不证明它就不存在！

我对回应它稍稍迟疑不定，它就以睡梦来巩固自己的说法，它说：难道你在梦中不是也相信梦中的出现的事件和情景吗？而且相信得坚定不移，处于梦中，你是不会怀疑梦境的，然后你醒来了，你明白梦中的所有坚信和梦幻都是没有根基的，都是一场虚幻。那么，凭什么在清醒状态下，你凭感官和理性所相信的一切相对于你处的现状都是真实的呢？与你的清醒状态相对应的一种状态难道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比如你的清醒是相对于你的睡梦的，而相对于那种不可知的状态，你的清醒或许就是睡梦！当那种不可知的状态出现时，你就会确信，你以理性所思考的一切都是不成立的。

这种不可知的状态也许就是苏菲家所声称的他们在修行中所达到的某种境界，他们声称当他们潜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感觉系统关闭时，他们会亲眼目睹一些与理性认知不相符合的状况。

或许这种状态就是死亡，因为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

“世人皆在做梦，死时方才清醒。”

或许今世生活相对于后世就是一场梦，当人死时，不同于他现实

所看到的那些事物为他显现了，彼时有人对他说：

“我为你揭开你的蒙蔽，今日你的视觉是锐利的。”（《古兰经》50:22）

当这些念头在我心中闪现，并在我心中不停地争辩，我尝试着医治它，但没那么容易，因为需要有证据推翻它，然而只能靠重构原理性知识来树立证据，但是它不健全，不能够构建证据，这种病变得复杂了，并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我陷入了诡辩论的圈套中，是心理境况的陷入，而非言论上的陷入。

直到真主为我治愈了这场病，使我恢复了心理的健康和端正，我重返了建立在确定性和可靠性基础上的可信赖的、公认的自明性的理性知识。那不是凭借重构证据和辩证法，而是凭借真主投入到我心中的光亮（نور），这种光亮是打开更多的知识的钥匙。谁认为“揭示性知识”（开示福/الكشف）必须依赖于纯粹的证据，那他可真是把真主广阔的慈恩狭隘化了。

当有人向安拉的使者请教《古兰经》经文“真主欲引导谁，就使其心胸为伊斯兰而拓宽”（6:125）中“拓宽、开拓”（شرح）一词的含义时，使者回答说：“它是安拉投入心灵中的光亮。”那人又问：“它的标志是什么？”使者回答说：“远离欺骗之地³，归向永恒的家园。”这正如安拉的使者所说：“安拉把众生造化在黑暗中，然后把他的光洒向他们。”（艾哈迈德圣训集）这种光亮中就包含寻求“揭示性知识”。这种光亮在部分时间里涌溢出“神圣的慷慨”，应当耐心等待它。正

³ 欺骗之地，指短暂的尘世。

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在你们人生的部分日子里，有来自你们养主的馈赠（نعمات）⁴，你们当寻觅之。”（泰博拉尼传述）

这些讲论的宗旨是鼓励人当为求知而努力，直到他最终去寻求常人所不寻求的知识。因为自明性知识是不需要寻求的，它是现成的，去寻求现成的知识只会导致它消失和隐匿。凡是去寻求常人不寻求的知识的人，不该被指控怠慢了寻求常识性知识。

求真者的种类

当真主以他的鸿恩和慷慨的爱医治了我的病症，我就把求真者的种类归为四个种类：

- 1、教义学家：他们自称他们是理性和观念派。
- 2、内学派：他们声称他们是传承派，他们独具从免罪的伊玛目那里传承来的学问。
- 3、哲学家：他们声称他们是重逻辑学和证据的人。
- 4、苏菲派：他们自称是具有特殊状态和揭示性（开示福）知识的人，是直观真主属性的人。

我心里想：真理该不逾这四类人吧，因为他们是行走求真道路的人，如果他们都和真理无缘的话，其他人在认知真理方面还有什么希望呢？一个人在离开了因袭盲从之后，就很难再重返老路了，因为因

⁴ 真主的馈赠，包括特殊的灵感、灵知、莱顿尼的知识、开示福的知识、凯拉麦提等等。

袭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因袭者，如果他知道自己是因袭者的话，因袭盲从的玻璃就碎掉了，破碎的玻璃不可能再重新沾合、缝补在一起，除非用火将它熔化，塑造成一个新的器皿。

我先尝试遵行这些道路，并探究各学派的究竟。首先探究的是教义学知识，其次是哲学，然后是内学派的传习知识，最后我研究了苏菲的道路。

教义学的宗旨及其成就

然后，我开始学习教义学了，我钻研并理解它，我阅读了大量求真教义学家的书籍，并按照我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分门别类。我发现了与其目标相应的充沛的知识，但是它无法满足我的目标。

教义学的宗旨是捍卫正统派的信仰，保护它不受异端派的侵扰。

安拉确已通过他的使者的口舌给人类赐予了真理的信仰 (العقيدة)，其宗旨就是改善人类的宗教和今世生活，正如《古兰经》和圣训所宣扬的知识。然后，恶魔怂恿人做出与圣行（逊乃）相违背的异端事情来，致使他们沉湎于异端，几乎扰乱了真理的信仰。

然后，安拉使一部分教义学家应运而生，催动他们以雄辩的语言援助真教，揭示异端派对教义的混淆，对传承的圣训的违背，于是教义学和教义学家产生了。他们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履行了安拉委派给他们的使命，很好地捍卫了圣行，维护了圣品所承接的天启的信仰，他们改革了教门中的许多新生异端。

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依赖的是从辩敌那里接受过来的前提 (مقدمات)，迫使他们接受这些前提的原因，要么是传承，要么是伊玛目们的共同决议，要么纯粹出自对《古兰经》和圣训的接受。

他们的辩论方法大抵是揭露辩敌的矛盾和谬误，然后以无懈可击的结论制服对方。这种方法对于除自明性真理外，不接受任何其它知识的人，鲜有裨益。教义学也是无法满足我的，也不能治疗我所倾诉的心病。

的确，当教义学繁荣起来时，教义学家们为了捍卫逊乃，开始着迷于研究事物的真相，他们沉浸在对实体、偶性和各种定律的探讨，但是这样他们就偏离了他们的学科宗旨，没有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没能消除人们的种种困惑和分歧。

我并不认为，除我之外的人在教义学中都收获甚微，也不怀疑有一部分人确实从中受益匪浅，但是在一部分非自明性的理论当中确实掺杂着因袭盲从。

当下的目的是讲述我自己的状况，而不是否认有人从教义学中得到了治疗，因为治疗的药物因病而宜，一些药物对一种病人有益，而对另外一种病人就是有害的。

哲学

摘要：哲学中受贬斥的和不受贬斥的；哲学家中叛教的和不叛教的，犯异端的和不犯异端的；阐明哲学家窃取真人的言论，与自己的言论掺和，以便兜售他们的谬误；如何使人对这种所谓的“真理”产生厌恶；如何使纯粹的真理摆脱他们言论中的虚假和卑劣。

在论述完教义学之后，我们开始讨论哲学。我确信：不了解一门学科的究竟，就不配批判这门学科，只有拥有这门学科中顶尖级的人的认识水平，甚至更上一层楼，他所进行的批判才是真实的，因为他能洞见那门学科的人所不能洞见的底细和弊病。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伊斯兰学者以此标准关注过哲学，或有志于此。教义学家们所编著的反对哲学的书晦涩难懂、矛盾重重、杂乱无章，这种批判不要说蒙混具有深奥知识的人了，连智力平平的人都骗不过去。我明白，在理解和洞悉哲学的本质之前反驳其主张就是无的放矢。

因此，我在纯粹靠阅读，而不求助于老师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地探索了这门学科，这种工作是在我著述和教学之余从事的，当时我在巴格达授徒三百，教务繁忙。安拉赐予的特恩，使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忙里偷闲，弄懂了这门学科的本质，然后在理解之后，我又坚持反复地思考和阅读哲学方面的资料将近一年时间，我探究它的根底和弊病，直到我毫无怀疑地发现哲学所包含的欺骗、混淆、实证和臆想。

现在请君来听听哲学的故事，以及这门学科的要旨。我发现哲学

家流派和哲学的科目庞杂繁多，但他们共同的弊病是昧真和反宗教，即使在他们的远古和近古的人，前人和后人之间，在远离和接近真理方面，区别很大也罢。

哲学家的种类

须知：哲学家的流派繁多，他们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自然论者，这是从古就有的一个群体，他们否认全知、全能、安排一切的造物主，他们声称世界原本存在，无需造化者，动物出自精液，精液来自动物，过去如此，永远如此，亘古不变。他们实属无神论者。

第二类：自然神论者，他们全力探索自然世界和动植物的奇妙，他们热衷于解剖动物的肢体，从动物的肢体构造中看到了真主造化的奥妙和他的奇异的智慧，因此他们被迫承认睿智的、洞悉万事究竟和目的造物主的存在。他们洞见的解剖学和动物的肢体、器官的奇妙作用成就了一门自明性知识——创造者完美地安排了动物的构造，尤其是人类的构造！但是这些人因为过多地研究大自然，他们发现，动物体内四种气质⁵的平衡在维持动物的能量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他们认为理智的力量也来自气质，如果气质消失，理智也就不复存在，当理智不复存在时，重新复归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他们主张灵魂会死，

⁵ 公元 2 世纪古罗马名医盖伦提出的关于人类气质类型的理论，继承和发展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认为人类有四种气质：多血质者血液最多，行动表现为热心、活泼；粘液质者痰液多，心理表现为冷静，善于思考和计算；神经质者黑胆汁多，有毅力，但表现出悲壮；胆汁质者黄胆汁多，易发怒，动作激烈。心理学史上最早关于四种气质类型的行为描述。

且不再复活，他们因而否认后世，否认天堂和火狱、复活、集合和清算，对他们来说，干好事没有善赏，干罪恶也没有惩罚。他们失去约束，如同动物一样沉湎于欲望，他们是假信神者，因为信仰的根本是信仰真主和后世，这等人否认后世，信仰真主和他的属性又有何用？

第三类：有神论者，他们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后继者。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斯多德的老师，亚里斯多德为他们整理了逻辑学，传授了多门学科，编纂了前人未曾编纂的书籍，并为他们使过去不成熟的学科得以成熟。总的来说，他们反对自然论和自然神论者，在揭露前二者的丑恶方面，他们达到了无需求助于其它学派的境地。因为他们的相互攻伐，正如《古兰经》中所说：“安拉使信士不战而胜。”（33:25）亚里斯多德毫无拘束地反驳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之前的一些有神论者，以至于几乎和他们脱离关系，但是他仍然保留了他们的一部分隐昧（库夫尔）和异端（比达尔提）的余孽，他们没有完全摆脱之，所以他们以及追随他们的伊斯兰哲学家——伊本·西那、法拉比之流都应当断为昧信者。在传播亚里斯多德主义方面，伊斯兰哲学家中没有任何人像伊本·西那和法拉比那样成功，除他俩之外的人所传播的亚氏哲学都是些扰乱读者心智的混乱、颠倒的东西，以至于读者无法理解它们，不被理解的知识如何反驳或者接受？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伊本·西那和法拉比所传述的所有亚氏哲学的资料，可把其内容分为三类：

- 1、 应该断为昧信的知识；
- 2、 应该断为异端的知识；

3、原则上，不应否认的部分知识。

哲学家的知识类别

相对于我们所要寻求的目标，哲学家的知识可分为六类⁶：数学、逻辑学、物理学、神学、政治学、伦理学。

1、数学

数学与算数、工程学、地理学知识相关，它无关乎对宗教事务的肯定与否定，它只是与证据相关的一些知识，在认识和理解它之后，就没有必要对它进行否定。但是它会产生两种副作用：

其一，研究数学的人会惊异于数学的缜密和证据的明晰，因而会对哲学家们的知识深信不疑，他认为他们的所有知识都像数学一样明晰、可信。然后，他听到人们谈论哲学家的昧信、渎神和蔑视宗教知识，他就否认纯粹的传统，并说：“假如宗教是真理的话，这些拥有缜密证据的人一定会比别人更明白”，当他认识到哲学家们的昧信和悖逆在蔓延时，他言之凿凿地说：“真理就是否认和悖逆宗教的。”你看多少人都是因为这种缘故迷失了真理，除它之外他们不信靠别的！当有人对他们说：“精于一门学问的人未必精通所有的学问，比如精于法学和教义学的人，未必精通医学，不知道形而上学的人未必无知文法知识。相反，每一门学科都有达到登峰造极的人。即使一个人是无知、愚蠢的，也许在其它方面人也需要他。数学的首要原则是依赖

⁶ 古典哲学包罗甚广，甚至把自然学科都包括进去了，所以牛顿写的物理学书名字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证明，神学则是依靠体悟的，只是体验它，深入其中才能认识它。”然后，如果反传统的人认同这种观点的话，盲目接受就不会发生，但是好胜的私欲和爱智导致猜想哲学家在所有知识中都是正确的。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因此应该制止所有人深入这些学科，因为它们即使无关乎宗教的事务，但是他们的知识的原理中有导致罪恶和不幸蔓延的可能性，所以凡是深入其中的人，必将脱离教门，敬畏的约束力也会从他们的头脑中解除。

其二，这种危害源于忠诚于伊斯兰但却无知的人，他认为否认一切与哲学家相关的知识就是护教，然后他否认他们的所有知识，并声称他们在这些知识中的无知，甚至他否认他们关于日蚀和月蚀的理论，他声称他们所讲的都是违背教门的。当坚信断然证据的人，听到这些无知的言论时，他们不会怀疑他们的证据，但是他会相信伊斯兰是建立在无知和否认证据的基础上的，这会增加他们对哲学家的喜爱，对伊斯兰的反感。但是伊斯兰的沙里亚从未涉及对数学知识的肯定与否定，这门学科也不涉及宗教事务。安拉的使者说：“太阳和月亮只是安拉的两种迹象，它们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亡而蚀，当你们看到日、月蚀时，当慌忙去记念真主，立站拜功。”（布哈里圣训集）这段圣训中并没有指示人去否认认识日月的行程以及二者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会合、相向，至于有人在这段圣训中增加：“但是当安拉为某物显化时，它就屈从于他。”是毫无根据的，不正确的。上述是对数学产生的副作用的判断。

2、逻辑学

至于逻辑学，也无关乎对宗教的肯定与否定，它只是一门学科，探讨论证、类比推理、前提条件及其构成，正确的定义及下定义的方法。知识要么是概念，认知它的方法是定义，要么是判断，认知它的方法是证明。这门知识不应该否定，相反它是属于教义学家和思想家们所提及的知识的同类，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表述方式和术语上，也在于对下定义和分门别类的考究上。比如逻辑学家说：“当所有 A 都是 B 的判断确定时，部分 B 肯定是 A。”即：“当所有人都是动物”是一个确定命题时，有部分动物肯定是人。他们以此表达了对整体的肯定映射着对部分的肯定。这门学科与宗教事务有何关系，以至于要去否定它呢？武断地否定，在逻辑学家看来只是会伤害否认者对理智的信念，甚至伤害他的教门，因为他妄称他的教门是建立在这种否定的基础上的。

是啊！逻辑学中也有某种弊端，为了证明命题他们搜集了被认为可以产生确信无疑的某些条件，但是在考究宗教的宗旨时，他们并没有履行这些条件，而是极度地怠慢。或许他们在逻辑学中看到了他们认为是完美的、明晰的证据，然后就认为他们所传述的一些昧信的知识有助于这些证明，因而在穷究神学知识之前匆忙陷入昧信当中了。

3、物理学

物理学是研究诸天和天体世界以及诸天之下的单一个体，比如水、空气、土、火，也研究复合体，比如动物、植物、矿藏等，还研究物质的变化、转换、化合。这门学问类似于医学，医学研究的是人的身体、主要器官、次要器官以及气质变化的原因。正如宗教原理并不否

认医学，它也不否认物理学知识，除非几个特定问题，我在《哲学家的矛盾》一书中提到了这些问题，以及除此之外应该否定的问题。细思量，它们都在其内容之中。物理学的概括性原则是大自然都在安拉的制定的规则之下，它并不能凭自身而作为，它只是由于创造主的能力而运行。太阳、月亮、各天体、整个大自然都依天命而被制服，任何物都没有出于自身的作为，也不能凭自身而运行。

4、神学

至于神学，其中混杂着许多谬误，哲学家并没有按照他们在逻辑学中设定的条件来规定神学的充足证据，因此他们在神学中分歧很多。根据两位伊斯兰哲学家伊本·西那和法拉比的引介，亚里斯多德的神学主张比较接近伊斯兰。但是，他们所犯的错误归纳起来是二十条原则，其中可以断他们为昧信（库夫尔）的是三条，可以断他们为异端的是十七条。为了颠覆他们的这二十条谬论，我们编著了《哲学家的矛盾》一书。

至于他们所犯的四条昧信，对这种断法所有的穆斯林学者皆无异议：

- 一、 肉体不被复活，后世接受赏罚的只是灵魂而非肉体。他们承认灵魂的存在，也承认复活的存在，但是否认肉体的复活，否认《古兰经》和圣训对肉体复活的描述。
- 二、 他们妄称：“安拉只知道世界的整体，而不知道其细节。”这也是明显的库夫尔，相反真实的情况是：“天地间原子重的事物都不能逃离真主的监察，无论比原子小的还是比原

子大的。”（《古兰经》10:61）

三、 他们主张：世界是原有无始的，任何穆斯林学者都未曾持此主张。

此外，他们还否认真主的属性，他们声称：真主依其本体而全知，而非依附加于本体的知识属性而全知，类似的等等。这一点，他们的主张接近穆尔泰济莱派的主张，但是不应当因此而断穆尔泰济莱派为昧信（库夫尔），我们在《伊斯兰与无神论之间的区分标注》一书中提到了对草率地断异己派为库夫尔的人的观念的批判。

5、政治学

政治学的所有观念可以归纳为与今世的事务相关的利益裁定以及权力的分配。哲学家们从被降示给列圣的真主的天启经典和古代先知传承下来的律例中采纳这门学科的原理。

6、伦理学

伦理学的主要观念可以归纳为：克己复礼和培养道德，它涉及人的种种心性和德性，以及如何治疗心病，如何化己达真。他们从苏菲言论中汲取营养，苏菲行知者是坚持记念真主、克制私欲、规避今世的享乐而趋向真主的信神者。在他们苦修过程中，一部分人性的美德、缺陷及行为的危害为他们揭示。哲学家们采纳了苏菲的观念，并与他们自己的言论相掺和，经过美化，借以兜售他们的荒谬。在他们的时代，甚至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群信主的人，真主不会让世界缺失他们，因为他们是地球上的中流砥柱（奥塔德/اوتاد）⁷，借助他们的吉庆，真

⁷ 大贤的级别首先是“古图布”（قطب/轴心型人物），其次是奥塔德（اوتاد），再其次是艾卜达理（ابدال/替接者），即这个时代的大贤去世，立刻有另一位替接。

主的爱降临大地，正如先知的圣训中所说：“由于他们，你们得以被降甘霖，得以被赐予给养，山洞的主人就是属于他们的行列。”根据《古兰经》的说法，他们是时代的先驱。哲学家们把先知们的话和苏菲们的话混合在他们的书中，产生了两种危害：一种危害在接纳他们的言论的一方，一种危害在反对他们的言论的一方。

一、至于在反对方所产生的危害是巨大的，因为一部分理智羸弱的人认为：凡是被记录在哲学家的书中，掺杂了谬误的学说都应该被抛弃，不要提及，甚至他否认所有提及哲学家观念的人，因为他们首先从哲学家那里听来了它，他们羸弱的理智先入为主地认为这全是虚假的，因为说这些话的人是虚假的。这就好比一个人听到基督徒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耶稣是安拉的使者。”然后他就否认这句话，他说：“这是来自基督徒的言辞。”他不会停下来认真思考一下：是由于这句话基督徒成为了卡菲尔（昧信者），还是由于基督徒否认了穆罕默德的圣品而成为了卡菲尔？他应该分清哪是真理本身，哪是导致他成为卡菲尔的原因？这是弱智者的习惯，他们以人识真理，而不是以真理识别人。有理智的人追随智者的首领阿里的话：“你不要以人识真理，你认识真理吧，你就会认识谁是拥有真理的人。”智者先去认识真理，然后去思考一种主张本身，如果它是真理就接受，无论它出自虚假之人还是真实之人，甚至他渴望从迷误之人的言论中提取真理，因为他知道金矿蕴藏在泥沙中。对于货币兑换商来说，把手插进伪币制造者口袋里并不会被骗，他会从假币中取出真币，他信任自己的眼力。禁止与狡猾的伪币制造者交易的是没见过世面的人，而非有

经验的货币兑换商；被制止站在海岸边的是旱鸭子而非擅长游泳的人；被阻止触摩毒蛇的是儿童，而非高超的玩蛇师。

以我的寿命发誓，大多数人都自以为是精明的、卓越的、理智完善的，能够从虚伪中辨识真理，从迷误中辨识正道，但是应尽可能堵住这道门，禁止人们去阅读迷误者所著的书籍，因为他们即使能从第一种危害中得平安，也不能从第二种危害中得平安。

有一些知识根底浅薄之辈反对我在《宗教知识的奥秘》一书中的部分言论，他们看不到宗教学派的终极目的，他们声称这些言论是古人的话语，尽管它的一部分是我自己的灵感闪现——不排除有些内容是不谋而合的——另一部分出自宗教书籍，更多的意涵则出自苏菲的书籍。假定这些话只存在于苏菲书籍中，当这些言论本身是符合理性，有助于明证，且不违反《古兰经》和圣训的，为什么要全部抛弃呢？假若我们开此武断之门，我们就会进一步抛弃所有谬误者的灵感提前发现的真理，我们必然会抛弃许多真理，甚至抛弃许多《古兰经》文、先知的圣训、先贤的典故与智者、苏菲们的言论。因为《精诚兄弟社》的作者也在他的书中引经据典，逐渐诱导愚人的心灵渐趋于谬误，甚至谬误者从我们手中拿走真理放在他们的书中，而声称属于他们自己的。学者的最低品级是有别于愚蠢的普通人，因而他不会厌弃蜂蜜，即使它装在放血罐里也罢，他确认放血罐不能改变蜂蜜的本质，而人们的天性憎恶它是建立在普遍无知的基础上，他们不知道，脏是流出的病血的本质属性，当这种属性不存在蜂蜜中时，即使把它放在放血罐中，它也不会赢得这种属性，脏对于蜂蜜是不相宜的。因此他

们是些虚假的人，这是大多数人的状况，当言论被归于信仰较好的发言者时，他们接受它，即便他是荒谬的；当言论被归于信仰糟糕者时，他们就竭力反对它，即使它是真理也罢。他们永远都是以人识别真理，而不会以真理识别人，这是极其迷误的。

二、至于接受哲学家观念一方的危害，比如有人阅读了“精诚兄弟社”的书籍，他看到他们的言论与先知和苏菲们的智慧混淆在一起，觉得书很好，对其中的信条深信不疑，于是赶忙去接受他们的混杂着真理的谬误观念，因为对他们的善猜，那会导致渐趋于谬误。

因为这种危害，应该禁止人阅读他们的含有欺骗和危险思想的书。正如应当保护不会游泳的儿童远离光滑的岸边一样，要保护人们避免阅读他们的书籍；正如应当保护儿童远离触摩毒蛇一样，要保护人们的听觉避免倾听他们的混杂的言论；正如玩蛇师应该避免在儿童面前玩蛇——当他知道孩子会模仿他，像他一样摩蛇——甚至他应当警告孩子，同时也告诫自己不要在孩子面前摸蛇。同样，对于具有高深知识的人也应当如此警戒。正如精明的玩蛇师，当他抓住毒蛇时，他能分辨毒蛇体内的毒液和解毒液，他从毒蛇口中取出解毒液，而废弃毒液，他对于需求解毒液的人不会吝啬，同样高明的货币兑换商，把手插进伪币制造者的钱袋，从中取出真币来，扔掉伪币，他对需求辨别真伪的人不会吝啬，真正的学者也是如此。正如需求毒蛇口中的解毒液者，由于知道它是从毒蛇的分泌毒物的中心取出的，免不了心生憎恶，玩蛇师应该为他介绍清楚；被迫需要钱币的人，当他憎恶接受从伪币制造者的袋子里取出的货币时，应当提醒他，他的憎恶纯属于无

知造成的，这会成为剥夺他得到正在寻求的福利的因素，应当让他认识到真币和伪币虽然很接近，但是真币变不成伪币，伪币也变不成真币，同样，真理和谬误虽然很邻近，但是真理变不成谬误，谬误也变不成真理。这是我们关于哲学的危害及其弊病所要讲述的内容，点到为止。

内学派的主张及其谬误⁸

我完成了对哲学及其要旨的探讨和解读，也指出了它的虚伪和谬论，我知道离完美的目标还很远。因为理性是不能够独自达到所有的目标的，也不能揭开所有疑难问题的蒙蔽。于是内学派的人才涌现了，他们关于借助于维持真理的免罪的伊玛目而认识宗教事务的意义的谈论在人们中间广为传播。我萌生了研究他们的学说的念头，以便洞悉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好此时我接到了哈里发阁下的断然命令，要求我写专著揭示他们这个学派的真相，而且他不容我推辞，这成了外在的动力，与我的内在动力叠加在了一起。我开始搜寻他们的书籍和言论。就这样，我知晓了他们当代人所创生的一些新的言论，而非过去的众所周知的一些观念。我搜集这些言论，而加以精密的编排，近似于考据，并对它们进行了充分的回应，以至于一位真理派的学者

⁸ 伊历五、六世纪的一个重要的学派，属什叶派中的异端，主张经训的字面相互矛盾，只有内在含义是可靠的，而只有他们的伊玛目才知道经文的内在含义，他们借助古希腊哲学和穆尔泰济莱的教义学思想，整合出来一套神秘主义思想，建立自己的神秘团体，发展到极端时，采取阴谋暗杀和投毒等手段清除异己，伊玛目安萨里的恩主宰相尼扎姆·穆力克父子皆被他们暗杀。当时伊玛目安萨里批判该派，纯属主持正义，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不顾。

批评我过分陈述了他们的证据，他说：“这是在为他们忙活，若不是你的考证和编排，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通过类似的一些谬论来捍卫自己的主张。”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正如伊玛目艾哈迈德·本·罕百里曾经这样批评过哈里斯·穆哈希比（他编著了一些反驳穆尔泰济莱的书），哈里斯回答说：“反驳异端是主命。”艾哈迈德说：“你说得对，但是你首先转述他们的谬论，然后进行反击，你凭什么不害怕涉猎这些问题的人阅读了你所转述的谬论，而不去关注你的回应，或者他们看了你的回应，但是却不能理解其实质？”

伊玛目艾哈迈德·本·罕百里所说的是正确，但那是在谬误尚未传播、广为人知之时，如今内学派的观念已经传播开来，回应它是必然义务（瓦吉布），而只有在转述其观点之后才能回应之。是啊，而且不应该为他们捏造他们未曾宣扬的谬论，我不会那样做的。我是从一位与我的意见相左的内学派朋友那里获悉他们的观念的，他加入了他们，信奉了他们的主义。他告诉我，内学派的人常嘲笑著书立说反驳他们的人，因为这些人对他们的证据根本就不理解，他为我转述了他们的那些证据。我不会心甘情愿让人认为我对他们的证据原则是昏聩的，因此我要引证之；我也不会让人认为我不理解他们的学说，即使听说了也罢，故此我要陈述之。

我的宗旨是：极尽所能陈述他们的学说，穷尽证据进行反驳。

概而言之：这些内学派的人没什么成就，他们的言论也没什么裨益。若非一些虔诚而无知的人帮倒忙，这些异端一定不会达到现在这种程度，因为它本身很虚弱，但是强烈的宗派主义号召捍卫真理的人

他们在他们预设的前提下，与他们展开无休止的辩论，否定他们所宣扬的一切，否认他们的主张“必须有导师和传承”，“并非每个人都适合做导师，必须有一个免罪的导师（伊玛目）”等。于是说明需要导师和传承的证据反而占了上风，否认他们的人却处于弱势了，一部分人因此而受欺骗了。他们认为那是内学派思想的力量，与之相反的学派软弱无力。他们并没有理解那是因为捍卫真理者的软弱，而不是真理本身软弱，他把捍卫者当真理了。

不然，正确的回应方法是承认需要导师，而且必须要有免罪的导师（معصوم/受主保护不犯罪的人），但是我们的免罪导师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他们会说：“他已经去世了。”我们回答说：“你们的导师是隐遁的。”他们说：“我们的导师培养了一批宣教者，分派到各城市，当他们之间遇到分歧或疑难问题时，他期待他们的返回。”我们回答说：“我们的导师也培养了一批宣教员，分派到各地区，他完善了他的教育。因为安拉说：‘今天我已经为你们全美了你们的宗教，为你们完美了对你们的恩典。’（《古兰经》5:3）”教育完美之后，导师的离去无妨，正如他的隐遁无妨一样。

他们接下来只好问道：“你们遇到未曾听说过的教法问题，你们该怎么裁决？依据明文吧，没有听到传述，或者依据推理演绎（伊智提哈德）和个人见解吧，它正是分歧所在？”我们回答说：“我们像圣门弟子穆阿兹那样做，当年穆圣派他去也门，问他如何给民众裁决，他回答说：‘有经典明文时，依据明文，没有时，依据推理演绎（伊智提哈德）。’”内学派的宣教员也是如此做的，当他们远离伊玛目到达

极远的城市，当不能依据明文裁决时——因为明文是有限的，它们不能涵盖所有现实问题——也不能遇到每个现实问题都返回伊玛目所在的城市，路途太遥远了，返回来请教的人也许已经死了，无功而返。比如说，外出对礼拜朝向辨别不清的人，他只有依靠伊智提哈德而礼拜了，因为假若他再去前往伊玛目所在的城市请教朝向问题，拜功的时间早失去了。因此不知朝向的情况下，靠估量可以礼拜，先知穆罕默德说：“推理演绎错了，可以得一倍的回赐，如果正确，可得两倍回赐。”⁹所有的伊智提哈德问题莫不如此，比如天课的分配问题，或许分配天课者认为某人是贫穷的，而其实他是富裕的，他故意隐藏了自己的财产数额，那么分配者即使分配错了也不受责罚，因为受责成的话也只是根据他的估量（伊智提哈德）的动因。

如果内学派的人继续发问：“同样是估量（伊智提哈德），如果别人与他估量的不一样怎么办？”我说：“他只奉命跟随自己的估量，比如关于礼拜朝向的推理演绎者，他跟随自己的估量，即使与别人意见相左也罢。”如果他说：“民众没有伊智提哈德的能力而追随特定的学派，他到底是追随艾比哈尼法的教法呢，还是追随莎菲尔的教法，抑或是其它伊玛目的学派？”我说：“关于朝向问题拿捏不定的追随者，当推理演绎者（مجتهدون）的意见分歧时，他怎么办？”他将回答说：“他自己估量谁最了解朝向的证据、人品最高贵，就追随谁的伊智提哈德。”对于教法学派的追随也是如此。

众先知和伊玛目们尽管知道人们在教法演绎时会犯错误，也免不了

⁹ 布哈里、穆斯林等圣训集都有载有这段圣训。

了允许他们进行推理演绎，甚至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我根据外在的条件进行判决，安拉管理着人类内心的秘密。”意思是：我根据原告和被告的证词，尽心尽力去公正地判决，但或许提供证词者是错误的。众先知在进行伊智提哈德时尚且避免不了犯错误，我们对此还有什么奢望呢？

他们又接着提出两个问难：

第一个问题，他们问：“这样说的话，在教法领域的伊智提哈德是正确的，但是事关信仰原则问题就行不通，因为在信仰原则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不被原谅的，那么如何去解决新问题呢？”

我回答说：“至于信仰原则问题，《古兰经》和圣训都涵盖了，除此外，对原则的详解和有争议的问题，应该以公正的天平来认识真理，所谓‘公正的天平’¹⁰，一共是五个，安拉在他的天经中提到了，我在《公正的天平》一书中进行了详解。”

如果他问道：“假设你的论敌与你关于‘天平’（衡量标准）有分歧怎么办？”

我回答说：“不能设想一个人理解了‘天平’的含义，然后对其产生异议。内学派的人不会反对公正的天平，因为它出自《古兰经》，我从《古兰经》中学习了它；逻辑学家也不会反对公正的天平，因为它与他们在逻辑学中设置的条件相吻合，没有违背逻辑；教义学家也不会反对它，因为它与他们的理论证据完全一致，他们借这些天平认

¹⁰ “我确已凭明证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天经和天平，以便众人谨守公道。”——《古兰经》57:25；伊玛目安萨里所说的“公正的天平”正是源于这段经文，安拉派遣使者，降下天经的同时，使众使者都携带各自的明证来临人间，同时还启示了人类普遍的理性和逻辑原则来公平的演绎面临的各种问题。

识教义学中的真理。”

如果他问道：“既然你手中有如此公正的天平，为什么你无法消除人们之间的分歧呢？”

我回答说：“假若他们肯听我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定会消除，我在《公正的天平》一书中提出了消除分歧的方法，你反复推敲，一定明白那是真理，但是他们不全都听真理，有一部分人倾听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消除了。你的伊玛目想要消除分歧，而无需人们倾听，为什么到如今还未消除呢？为什么伟大如阿里（愿主喜悦他）也没能消除分歧呢？他可是你们的伊玛目之首啊！有人声称伊玛目阿里有能力强制所有人听从他，那么为什么到如今还没有使众人听从呢？他设定的期限在何时？为何越是如此号召，人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越不断加剧呢？是啊！他曾担心分歧造成的某种灾难不仅仅限于流血牺牲、国破人亡、孤儿成群，道路中断、财产遭袭！而当今的世界，托你们铲除分歧的洪福，确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纷争。”

如果他问道：“你声称你能在众人之间消除分歧，但若有徘徊于教派矛盾和分歧的犹豫不定者，他未必会听你的道理而拒绝你的辩敌的主张，因为你的大多数辩敌与你意见相左，你和他们之间没什么两样。”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反问一下你自己，因为当你号召这个犹豫不定者听从你时，他会说：‘凭什么你就比反对你的人的见解更正确？大多数有学识的人都与你意见相左’，我倒想听听你如何回应他？难道你说：‘我们的伊玛目是钦定的吗？’谁会相信这种钦

定说的主张呢？他未曾从安拉的使者那里听到钦定这个说法。他只是听你这样说，而众学者都一致断你为异端和说谎。然后，假定这个犹豫不定的人接受了你的钦定说，但是如果他又对圣品的原则起了疑心，他说：‘假定你的伊玛目援引耶稣圣人的神迹，他说他能复活你的父亲，以证明他的诚实。然后他复活了他，你的父亲告诉我，这是真实的，我凭什么知道他是诚实的呢？人类并没有因为耶稣能行神迹就信仰他，相反，对他身份的质疑只有通过缜密的理性思考才能捍卫，而你根本不相信理性观念。但是只要人们没有认识法术和神迹(المعجزة)之间的区别，只要他们尚且不明白安拉使他意欲的人迷误，不会使他的仆人迷误——使人迷误这个问题以及对它的解答之难度是众所周知的——凭什么众人会维护对他的神迹的信仰呢？为什么你的伊玛目就比反对他的人更值得追随呢？！’”他无奈只好返回他曾否认过的理论证据，他的辩敌曾援引过类似的证据和更明晰的证据。这个问题就这样被重重地扔回给他们，假若他们的前人和后人同心协力回应这个问题，也力所不逮。

这帮人能兴风作浪源于他们的辩敌的软弱无力，他们没有忙于用心理解，而是忙于解答回应，要说清楚这个需要长篇大论，凡是没有事先很好理解的问题，都不适合进行辩论。如果发言者问：“这是心病，如何解答？”我说：“对它的解答是：一个犹豫不定者说：‘我是彷徨不定的’，但他并未指明他犹疑不定的问题是什么，有人只好对他说：‘你就像一个病人，他说自己有病，但是没有指出哪儿有病，他要求医生给他治疗，笼统的病是无法治疗的，对于特定的病，比如

头痛、腹泻等才能对症下药。’同样，犹豫不定的人应该指出他对什么问题犹豫不定。对于特定的问题，我以五种天平的衡量来让他认识真理，任何人只要理解这五种天平的含义，他就不得不承认它们是真理的天平，人们完全可以放心地用它们称量一切事物。然后他理解了天平的含义，同时也理解了称量的准确性，这就如同学习数学的人理解算数本身，训练有素的会计师知道如何算账，并忠于职守。”

我确已在《公正的天平》一书中用了 20 页的篇幅说明了这个问题，你好好反思一下吧。

现在我们的目的并非要阐明他们的学说的弊病，我们首先在《揭示》(مستظھري) 一书中揭露过它；第二次是在《真理的证据》(حجة الحق) 一书中揭露过它，那是在我在巴格达对有人提呈的有关他们的言论的回应；第三次回应他们记载在《分歧的细节》(مفصل الخلاف) 一书中，这本书共 12 篇，那是在我在哈马丹对他们的学说的回应；第四次回应他们记载在《阶梯》(الدرج) 一书中，那是在我在图西对他们的问题的回应；第五次回应他们记载在《公正的天平》(القسطاس المستقیم) 一书中，它是一本独立的著作，其宗旨在于阐明知识的天平，并说明对于彻知这些天平的人，无求于免罪的伊玛目。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没有拯救这些人脱离主观意见的黑暗的灵丹妙药，不然，尽管他们无能列举明证来确定伊玛目。我们考察他们很久了，假定在需要传承和免罪的伊玛目方面，我们相信他们，也相信他们确定了伊玛目，然后询问他们从这位伊玛目那里学到了什么知识，并把疑难问题递交给他们，他们并不理解这些问题，更不要说回答了！当他们无能回应时，他们试图用隐

遁的伊玛目来搪塞，他们说：“必须旅行到隐遁的伊玛目那里。” 好奇怪啊！他们把寿命耗费在寻求导师和吹嘘找到导师上面，但是他们从他那里根本就没有学到任何知识！他们譬如身染脏污的人，费尽周折去寻找水，但是当他们找到了水，却不去使用水洗涤衣服，依然身染脏污地度日。

他们中有人声称有某种知识，其实他所获得的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哲学中的那点羸弱的东西，毕氏乃古希腊哲学家，他的哲学是所有哲学中最差劲的，亚里斯多德曾批驳过它，甚至他把毕氏哲学贬低得一无是处。毕氏哲学却在精诚兄弟社的书中得到引述，经考证，它是哲学的糟粕。

好奇怪啊！他们耗尽生命去攫取那种知识，然后满足于那种羸弱的、无用的知识，他却自认为获得了终极的知识！这等人我们试探过他们，明察他们的表里，他们的成就可以归纳为：使普通民众渐趋灭亡，以及阐明需求导师时的弱智。在否认需求传承 (التعليم) 方面，以强有力的言辞与他们辩论是必胜无疑的，直到有人帮助他们寻求导师，并说：“把导师的知识拿出来吧，让我们从他的传承中受益！” 时，他戛然而止，说：“现在你已接受我的观点，你自己去寻求他吧，我的目标到此为止。” 因为他知道，继续追问下去，他就要出丑了，他一定无能解答最简单的问题，甚至他根本就无法理解问题，更何况解答！

这是内学派的真实状况，你告诉他们，那会激怒他们。当我们陈述完毕之时，也是我们与他们分手的时刻。

苏菲的道路

当我完成了对内学派的探讨，决定面向苏菲的道路。我知道他们的道路只是知行合一，他们的知识成就在于斩断私欲的牵碍，净化掉受贬斥的人格和丑恶的属性，达到除安拉外心无旁骛 (تخلية)，并以记念安拉装饰心灵 (تحلية)。

对我来说知比行易，因此我先去阅读他们的书籍，比如艾布·塔里布·满克的《心灵的给养》，哈里斯·本·穆哈希比的著作，以及由朱乃迪，舍布里，艾布·耶济德·比斯塔米等大师所传承下来的零散的作品，直到我窥见了他们的知识的核心宗旨，我获得了通过学习和传闻所能获得的有关他们的道路的知识。我察觉到他们的最重要的奥秘不能通过学习获得，只能通过亲身体验 (الذوق)、进入状态 (الحال) 和转化德性来实现。在认识健康和饱的定义及其因素、条件与真正的健康和吃饱之间有大多区别呢？！在认识醉的定义，并描述酒气从胃升腾至大脑所产生的麻醉状态与真正的醉之间有多大区别呢？！不然，醉酒的人不知道醉的定义和有关醉酒的知识以及由知识衍生的任何东西！清醒的人知道醉的定义和它的要素以及伴随着醉所产生的状况。医生在生病的状态下认识到健康的定义和要素以及治疗的药物，而他是丧失健康的。同样，在认识苦修的本质及其条件和因素与你进入苦修的状态，克制私欲、厌弃尘世之间的区别也是如此。

我确信他们是具有境界的人，而非只尚空谈的人。通过知识能够获取的苏菲知识我都获得了，剩下的只是亲身体验和实践，而非学习

和听讲。曾经通过研究天启知识和理性知识，并实践我所学到的知识，遵行其道路，我坚定不移地信仰安拉、圣品和后世，这三个伊玛尼的原则在我的心中根深蒂固，这不是通过特定的、纯粹的证据，而是通过其细节不可胜数的因素、论据和经验获得的。

我已明确知道后世幸福的希望只能凭借敬畏和克制私欲，其关键在于斩断内心对尘世的牵挂，离弃骗人的今世，归向永恒的后世，以极大的热情趋向安拉，这一切只能以放弃金钱、面份，规避忙碌和牵挂而完善。

我审查自己的情况，发现自己沉湎于各种关系中，它们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我审查自己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教书育人，忽然我发现我追逐的知识对后世的道路，既不重要又无裨益。

我思考自己的教学举意，绝非纯粹为主的喜悦而为，相反其动力是追求虚荣和声名远播，我确信自己正站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我正在接近火坑，如果我不及时悬崖勒马的话。

我一直思考了很长时期，一直彷徨不定。今天决定离开巴格达，摆脱精神的困境，明天又意志松懈下来；刚迈出离开的脚步，又立刻后退一步；早上充满追求后世的热望，傍晚又被欲望的兵马击溃，中断了憧憬。尘世的欲望以它的各种可以获得社会地位的链条迷惑我，信仰的召唤者在呼唤：“启程吧，启程吧！所剩的寿限已经不多，而在你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你所拥有的所有的知识和善功都是沽名钓誉和幻想！现在不为后世做准备，更待何时？如果你现在不斩断这些关系链，何时斩断？”此时，召唤急促，我下定决心要逃离尘世。然

而，恶魔很快又卷土重来，说道：“这是偶然的处境，你不要屈服，因为它稍纵即逝，如果你听从它，抛弃显赫的地位和没有动荡与艰难的有序的生活，抛弃无有争执矛盾，诸事如意的生存环境，或许回首观望时，你会追悔莫及。”

从伊历 488 年的七月开始，我不断地徘徊在尘世欲望的诱惑和后世的召唤之间，将近六个月之久，到如今事情已经超越了可供选择的限度，滑向被迫无奈的境地，因为安拉锁住了我的舌头，以至于难以从事教学，我挣扎着哪怕给学生再上一天课，来抑制内心的矛盾，但是我的舌头不能发出一个单词，以至于这种舌头的症结在心中产生了忧虑，很快消化系统紊乱，食欲不振，连流食也不能轻易下咽，吃不进一口食物，身体极度衰弱，甚至连医生都感到医治无望，他们说：“这是由心而生的病症，从心蔓延至气血，已经没有治疗的方法，除非灵魂终止使其痛苦的思虑。”

当我感到自己的无能和别无选择时，我被迫无奈归向安拉，他应答了我的祈求（当走投无路的人向他祈祷时，他必应答），他使我的情感很容易就放下了虚荣、财产、家人、孩子、朋友。我故意显示出要出走麦加的意思，而我内心实际上安排好了去叙利亚的行程，以免哈里发和朋友们洞悉我久居叙利亚的意向。我以温和的方式设法逃离了巴格达，并决议不再返回。我成了伊拉克所有的伊玛目们的众矢之的，因为他们中没人可以理解是宗教的原因使我放弃了所有的一切，他们认为在宗教中我已经达到最高的地位，那是他们的知识程度。

然后人们对于我的离去开始众说纷纭，做出各种推测，远离伊拉

克的人们认为那是从权贵方面寻求察觉，至于接近权贵的人都可以见证，权贵们热切想与我建立关系，青睐于我，但是我回避他们，也不关注他们的恳求，他们说：“这是天意啊，他的离去除了穆斯林和伊斯兰学者所遇会的尊严外，别无它因。”

我离开了巴格达，分舍了我的财产，我只储存了糊口和孩子们必须的口粮，内心通融到：伊拉克的财产是公益不动产，因为它是属于穆斯林大众的公共基金，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没把它用于穆斯林学者的家属更合适的了。

然后，我进入叙利亚，在那儿住了两年之久，期间只是忙于隐居、僻静，精神训练和苦修，专注于净化心性，涵养道德，为纪念安拉而纯洁内心，正如从苏菲的书中所学习的那样做。有一个时期，我在大马士革大清真寺坐静，漫长的白昼，我登上宣礼塔，把自己关在其中静修。

然后，我旅行到耶路撒冷，每天进入岩石清真寺，把自己关在里边静修。

然后，完成主命朝觐的念头在我心里萌生，也希望从两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吉庆中得到帮助。在探访了巴勒斯坦的易卜拉欣圣人的圣墓之后，我去麦地那探望了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然后我去往希贾兹地区朝觐。

对故土的思念和孩子们的召唤促使我返回故乡，返乡后我继续选择过隐居的生活，因为喜欢清静，用济克尔净化心灵。

时代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家庭的义务、生活的需求改变了我的初衷，

扰乱了我的清修，致使只有在零散的时间内我才能守住清澈的境界。但是那并没有切断我的希望，各种障碍迫使我中断修行，但我一如既往。

就这样我坚持了十年时间，在静修期间，不可统计，不可深究的一些境界为我而揭示，我稍稍提及一点，以便读者受益：我确信苏菲是专门遵行真主之道的，他们的操行最优美，他们的道路最端庄，他们的德性最纯洁，甚至会集所有有理智的人的理性、智者的智慧、洞悉沙利亚奥秘的学者的知识，以改变他们的操行和道德中的某些东西，然后以更好的取而代之，那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表里内外都是从圣品的光龕中借来的光亮。在地面上，圣品之光以外无光可借。

总之，评论者怎样评价他们的道路呢？“纯洁”（طهارة）是苏菲之道的首要条件——完全由心灵上净化掉除安拉之外的一切。苏菲之道的钥匙如同入拜时的禁戒词（تحريم/即念“真主至大”），心灵完全沉浸于记念安拉，它的终结是完全消融于安拉（الفناء/凡纳）。

相对于从自由选择和习得之门进入苏菲之道者来说，“凡纳”算是终结。而事实上，在苏菲的原理中，它只是道路的开始，它之前的修行如同通往庭院的一个长廊。

苏菲之道的端倪是揭示（开示福/مكاشفة）和心灵直观（穆沙海代提/مشاهدة）的显现，甚至在清醒的状态下，他们可以直观到天使和圣人们的灵魂，听到他们的声音，从他们那里受益。然后，境界从直观到形象上升到无以言表的品级，只要谁试图表述它，其言辞就必然包

含着明显的、不可避免的错误。

总之，修炼者的境界几乎达到了“胡鲁里”派¹¹ (الحلول/化身派)、
“天人合一”派 (الاتحاد)、 “乌苏里”派 (الوصول/接续真主) 所幻想的
临近 (قرب/临近主的状态)，而这一切其实是错误的，我在《崇高的目
标：真主尊名之诠释》一书中阐释了他们错误的缘由，甚至亲自体验
这些状态的人不应该超越这句忠告：

原本属于我未曾提起的信息

劝君善猜莫问询

总之，凡是未被赐予澡格 (زوق/精神体验) 的人，他对圣品的实
质的认识只是名称而已，而真主的卧力 (圣徒) 们的贤征 (凯拉麦提)
事实上算是圣品的开端。那也是安拉的使者 (愿主福安之) 在希拉山
洞修行时的状态的开始，彼时他幽居在希拉山洞，修功办道，以至于
麦加的阿拉伯人说：“穆罕默德爱上了他的主。”

这种境界，行其道者必以“澡格”证实之。凡是未被赐予“澡格”
的人，可通过经验和传闻确信之，更多的人是通过**陪伴** (الصحبة/苏哈
白) 被赐予澡格者，直到通过境界的证据确切地理解那种体验。凡是
与他们同坐的人，必从他们获得这种信仰。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与他
们同坐者不会薄福。凡是未被赐予陪伴 (苏哈白) 的人，让他按照我
在《圣学复苏》/心灵的奇观篇中所提示的方法，通过直观明证来确
切地认识那种可能性。

通过明证去证实叫做**知识** (علم)，亲自体验这些境界叫做“澡格”

(ذوق/品尝)，以善猜接受传闻和经验叫做“信仰”(إيمان)，这是三个品级，正如《古兰经》所言：

“安拉将提升你们中的有信仰者和有知识者若干品级。”(58:11)

除此之外的人都是些无知的人，他们否认这种原则，对这种说法感到诧异，他们倾听并加以嘲笑，他们说：“好奇葩啊！这等人在胡说些什么？”关于他们，《古兰经》中谈到：

“他们中有些人静听你的演说，等到他们从你的面前出去的时候，他们对有学识者说：‘刚才他说些什么？’这等人，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他们顺从私欲。”(47:16)（然后真主使他们失聪失明。）

由于对苏菲之道的践行，“圣品的实质及其特性”为我显现了，因为迫切的需要，我们必须讲述圣品的原理。

圣品的实质及全人类对它的需求

须知：人类之精髓在其天性（الفطرة）之本源，他被创造为单纯、质朴的，如同一张白纸，并不了解安拉的众世界的信息。安拉的世界多不胜数，唯有安拉知其数目，正如《古兰经》中所言：“只有你的养主知道他的军队。”(74:31)

人类对众世界的信息的了解只是通过感知为媒介的，他被赋予的每一种感知能力都是为了洞悉存在的世界，我以“世界”指的是诸多种类的存在。

人类首先被赋予的是触觉，他借触觉而感知不同种类的存在，比

如：热、冷、干燥、湿润、柔软、粗糙等等，触觉无能感知颜色和声音，甚至对于触觉它们形同于无。

人类又被赋予视觉，以此感知颜色和形态，它是所有感官中用途最广的。

然后人类被赋予听觉，他能听到声音和旋律。

然后人类被赋予味觉，就这样直到他超越了感觉的世界，被赋予了辨别力（التمييز），此时他接近七岁，这是其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他能够认知超越感觉世界的事情，感官对这些事物一无所知。

他继续上升到另一个阶段，理智的眼睛睁开，他能够认知该尽的义务、许可的事情和不可能的事情，以及前一阶段所无法认知的事物。

理智阶段之后，另一只眼睛被打开，他借以认识幽玄（الغيب）和未来发生的事情以及后世的事情，彼时理性由这些事物上被隔离犹如辨别力由理性认知上被隔离那样，或者犹如感官能力由辨别力上被隔离那样。正如假如把理智认知的事物呈现给辨别力，它会拒斥，认为难以置信一样，一部分有理智的人不接受圣品，认为其不可思议。那是真正的无知，因为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是另一个他们尚未达到，也不知其本质的阶段，所以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它本身就不存在。对于天生的盲人来说，若不是接连听到别人的讲述，他不知道颜色和形态，他也不能理解和承认。

安拉在人类自身中设置了圣品（النبوة/努本卧）的模型，以便他们容易认识圣品的特质，那就是睡梦，因为做梦的人也许会知晓幽玄的事情，要么是明晰的，要么是需要通过解梦来揭示的暧昧的形式。假

若人类没有做梦这样的经验，而有人对他说：“有人晕倒在地像死了一样，他的感觉、听觉、视觉都消失了，他窥见了幽玄”，他一定不会相信，他会多方举证其不可能性，他会说：“感觉能力是认知的基础，感觉全在的人尚且不能认识所有的事物，感官全停的人就更不能认知了！”这种类比使他否认绝对存在与心眼的直观。正如睁开理智的眼睛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理智之眼可以看见各种理性的事物，而感官却无能为力，同样圣品意味着人类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心灵之眼被赋予光亮，幽玄的事物和理智无法认知的事物借其光而显现。

对圣品的怀疑有三个方面：

- 1、圣品如何成为可能？
- 2、圣品是否存在和发生？
- 3、为何特定的人获得圣品？

圣品成为可能的证据就是其存在的证据，其存在的证据是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不能设想理性可以获得的知识的存在，比如：古代的医学、天文学。凡是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必然知道这些学问的一部分只能凭借神示和来自真主方面的默助才能获得，不能仅凭经验得到。比如一些天文现象，1000 年才出现一次，凭经验如何获知？一些药物的特性也是如此。这就证明为认知这些理性不能认知的事物，存在另一种认知的方式的可能性，我所指的就是圣品（努本卧）。圣品不仅仅意味着认知未知的事物，这种超越理性认知范围的认知仅是圣品的一种特质而已。圣品还有除此之外的许多特质，我们所提到的不过沧海一粟

而已。我们所提到只是设置在你身上的那种“圣品模型”，即你在睡梦中的感知，还有医学和天文学之类，那是先知们的圣验（معجزة/穆尔吉宰），理性根本无法认知。

至于除此之外的圣品的特质，只能通过“澡格”来认知，那属于苏菲的道路。因为这一点你只能通过“圣品模型”（即睡梦）来理解它，若非它你一定不会相信圣品。如果圣人拥有你不曾有其模型的特质，你根本就无法理解它，如何去信仰它呢？信仰只是在理解之后。那种圣品模型在苏菲之道的最初可以获得，然后修道者可以获得某种澡格，并通过类比获得某种对未获得的知识相信。这一特性就足以使你信仰圣品的根本了。

如果你对于特定的人成为圣人感到怀疑，到底他是不是圣人呢？那么可以通过认识他的情况来获得确信，要么通过心灵的直观，要么通过众传信息和听闻来获得，因为当你了解医学和法学时，你就能够通过了解他们的状况，聆听他们的言谈，轻易地识别谁是法学家和医学家，即使没有和他们谋面也罢。你不能真实地或者通过仿效别人来认识莎菲尔是一个法学家，盖伦是一个医生，相反你必须学习和阅读他们的法学和医学著作，然后你就能获得一种关于他俩情况的自明性知识。同理，你要理解了圣品的含义，就需要多读《古兰经》和圣训，然后一种证实先知穆罕默德具有最高品级的圣品的自明性知识（العلم الضروري）就为你而成就了。通过体验安拉的使者有关宗教功修的言论以及它对净化心灵所产生的作用，有助于你对圣品的信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所说的言辞多么诚实啊：

“谁遵循自己所学的知识，安拉就给他赏赐他不知道的知识。”

“谁帮助不义之人，安拉必使他控制他。”

“谁早晨起来，其志向是单一的，安拉将满足他今后两世的志向。”

当你一千次，两千次体验这些言论，一种毫无怀疑的自明性知识就在你心中产生了。

通过这种方式，你寻求对圣品的确信吧，而不是通过手杖变成蟒蛇，指月两半，因为你单单思考那种奇迹，超出局限的诸多的证据就不能荟萃，或许你会认为那奇迹属于魔术或者幻觉，或者是来自安拉的明升暗降，因为安拉说：“他使他所意欲的人迷误，他引导他所意欲的人。”（35:8）

你会遇到有关奇迹（先知的圣验）的问题，如果你的信仰（伊玛尼）在奇迹的证据方面依赖于周密的言论，那么对奇迹的挑战和质疑同样会以缜密的言论推翻你的伊玛尼。让类似的超自然神迹成为你所有观念中的一个证据和论据吧，直到你获得自明性知识（العلم الضروري），却说不出具体依靠那种特定的证据获得了那种确信，就像接收到一群人的众传信息的人，他无法记起内心对信息的确信来自哪一个人的特定言辞，只是不知觉中肯定了那件事情，但不会超出整体的信息，而非依靠特定的单传信息。这就是强有力的、科学性的伊玛尼。

至于澡格，它就像亲眼目睹或者用手握住东西一样，只存在于苏菲之道里边。

这是关于圣品的实质，我能够谈论的内容，对于我当下的目的已经足够了，以后我将会提及需要圣品的缘由。

重新执教的原因

我坚持隐居和静修大约十年时间，期间由于数不清的原因，真理以自明性的方式为我显现，有时以澡格（精神体验）的方式，有时以明证性的知识的形式，有时以伊玛尼的承领的方式显现：人类受造于肉体 and 心灵两部分——我以“心灵”所指的是他的灵魂的本质，那是认识真主的载体，而非死尸和动物所共有的松球状的血和肉——身体健康则幸福，患病则受伤，同样心灵也有健康、平安，正如《古兰经》中所说：“惟带着一颗健全的心灵来见真主者(得其裨益)。”(26:89) 心灵也会患上导致其在永恒的后世毁灭的疾病，正如《古兰经》中所说：“他们心中有病，故我给他们增加心病。”(2:10) 不认识真主是使人毁灭的毒药，因追随私欲而违抗真主是它所患的病症；认识真主是复活人心，谋得健康的良丹，是治愈心病的良药。只有借助“药物”才能治愈心灵的创伤，谋得健康，正如只有这样才能治愈身体的疾病。治疗身体病症的药物以其特殊的药性而产生作用，这非智者以其理性知识可以理解的，相反他应该听从医生的话，医生从众先知那里继承了医学，众先知以其特殊的圣品洞见万事的奥秘。

同样，在隐居期间，我还参悟到：宗教功修就是药物，它们的被规定好的量是来自先知们所获得的启示，智者的理性知识无法认知它们产生作用的理由，不然，他应该追随众先知，他们以圣品而洞悉其中的奥秘，而非以理性的认知。正如药物由不同的成分和数量制成，

有的成分在重量和数量上是别的一倍，数量的不同与药物特性方面的奥秘不无关系，同样宗教功修是治疗心病的药物，由不同种类和数量的行为构成，甚至叩头是鞠躬的两倍，晨礼的拜数是晡礼的一半，这与只有凭借圣品之光才能洞见的奥秘不无关系。想要以理性的方式，推理出宗教功修的哲理的人，或者认为那是人类共同的荣誉，而非真主以特殊方式判定的奥秘的人，真是太愚蠢，太无知了！正如在药物中有主要成分和辅助成分，每一种辅助成分在主要作用中起到特殊的影响，同样副功和圣行就是对宗教功修中的主命的补充和完善。

总之，列圣是心灵疾病的医生，理性的作用只是使我们认识这一点，并见证对圣品的信仰，见证我们自身无能理解圣品的眼光所洞察的知识；理性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交给圣品，正如把盲人交给向导，把忧郁的病人交给仁慈的医生一样，理性的道路和脚步到此为止，它对此后的阶段望而止步，除非是理解医生所交付的任务。

这些真知是我在隐居和静修期间，如同亲眼目睹般认识到的。

然后，我看到了人们对信仰圣品的原则、圣品的实质以及遵行圣品所诠释的意义方面的懈怠，我证实了它在人们中间的传播。然后我思考人们懈怠和伊玛尼弱化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四条：

- 1、沉迷于哲学知识；
- 2、沉迷于苏菲行知的道路；
- 3、可以归之于内学派的主张造成的影响；
- 4、与伪学者交往造成的恶果。

然后，我对人们进行了单个的考察，问询他们中怠慢追随天启真

理的人，并追问他的困惑。我研究他的信仰及其隐秘，对他说：“你怎么会怠慢天启真理呢？如果你信仰后世，你却没有为它做准备，而是以今世出卖后世，这真愚蠢！因为你不会拿一换二，怎能用有限的今世换取无限的后世呢？如果你不信仰，那么你就是不信道者！你当考虑为自己寻求正信，考虑你的隐藏的库夫尔(不信)的原因是什么？它正是你内在的主义和你外在行为放肆的原因，尽管你不敢公开昧信，而假装信仰，并貌似以满嘴教门为荣！”

有辩者说：“教门的事情，假若必须遵守的话，学者们一定更应该遵守，但是某位显赫的学者却不礼拜，某位学者饮酒，某位学者侵吞公益财产和孤儿的财产，某位学者吃国王的俸禄，而不管是否非法，某位学者在断案和作见证时收受贿赂，如此等等。”

第二位辩者，自称懂得苏菲的知识，妄称自己已经到达无需履行宗教功修的超然境界！

第三位辩者用通融派¹²的某种质疑为自己开脱！

这等人迷失了真正的苏菲行知。

第四位辩者遇到了内学派的人，然后他说：“真理难辨，通往真理的道路崎岖难行，分歧多如牛毛，一派人的主张不见得强过另一派，理性的证据相互矛盾，理性见解派的见解并不可靠，号召人于传承的人专断而缺乏证据，你如何声称确信而罔顾疑惑？”

第五个辩者称：“我不会因袭盲从，但我阅读了哲学，认识到圣品的实质，哲学的要点可归纳为智慧和利益，宗教功修的目的是矫正

¹² 通融派，就是凡事通融、变通的骑墙派。

普罗大众，约束他们不要相互残杀、相互争斗，不要放纵欲望，而我不属于无知的普通人，怎能进入受责成的囚室呢？我只是追随智慧的智者，我以智慧而明察秋毫，不需要追随传统！”

这是学习了有神论哲学家的理论，阅读了伊本·西那和艾布·纳斯尔·法拉比的著作的人的伊玛尼的终点，这些人用伊斯兰来粉饰自己。

或许你会看到他们中有人诵念《古兰经》，参加集体礼拜，口头上尊重沙利亚律法，但是同时他还不放弃饮酒和各种罪恶、放荡，当有人对他们说：“如果圣品不真确的话，你为何要礼拜？”他或许会说：“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尊重当地人的习俗，或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子嗣。”或许他会说：“教法正确，圣品真实！”有人问他：“那你为何还要饮酒？”他说：“酒被《古兰经》禁止只是因为它会在人们之间产生敌对和仇恨，我凭智慧可以规避之，我饮酒只是为了提神。”甚至，伊本·西那在其遗嘱中写道：他与真主结约，尊重沙利亚法的规定，不懈怠宗教功修，不为寻欢作乐而饮酒，除非是为了治疗疾病。他在澄清伊玛尼，遵守宗教功修的同时，为了医疗的目的，把酒排除在外了。

这就是他们中声称有信仰的人的伊玛尼状况，大众被他们欺骗，而反驳他们的人的软弱无力增加了这种欺骗，因为他们根据前边我们论述过的因由，通过否定工程学、逻辑学和其它人类必须的学科来反驳他们。

当我看到由于这些因素，形形色色的人们的信仰羸弱到如此程度

时，我觉得自己要坚持不懈地去揭发这些谬误，甚至揭露这些人对我来说如同喝凉水般容易，因为我对他们的学科和方法做过很多研究，我指的是苏菲的、哲学的、内学派的和伪学者们的方法。我考虑到这种揭露在此时是责无旁贷的。疾病蔓延，甚至医生也病了，人类遭遇灭顶之灾，一味地隐居和静修对你有何裨益？我心里想：“何时开始拨开乌云，抨击这种不义呢？这是一个道统中断的时代，荒谬充斥的时期，假若你慌忙去号召众人摆脱他们的陈规走向真理，整个时代的人都会与你为敌，你如何与他们对抗？怎样与他们相处？这件事情还要等待天助和虔诚、强有力的君王的支持。”

于是，我向安拉通融，继续坚持隐居，以无能以证据显扬真理为托词。但是，此时安拉促使国王发自内心而非外力推动出来呼唤正义，他命令我速往内沙布尔复命，以挽救时代的颓废。圣旨义正言辞，不容推诿，几乎到了法不容情的程度。我猛然醒悟，通融的理由已经不堪一击，它不应该成为促使你坚持懒散和安逸的隐修，孤芳自赏，规避人祸的借口，为什么你允许自己无视众生的苦难呢？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众人以为他们得自由地说：‘我们已信道了’而不受考验吗？我确已考验在他们之前的人。”（29:2—3）

安拉对他的最尊贵的使者说：

“在你之前，有许多使者，确已被人否认，但他们忍受他人的否认和迫害，直到我的援助降临他们。真主的约言，不是任何人所能变更的。众使者的消息，有一部分确已降临你了。”（6:34）

伟大的安拉又说：

“雅辛，以智慧的《古兰经》发誓，你确是众使者之一，你的确是在端正的道路上。万能、至慈的真主降示此经，以便你警告一族人，他们的祖先未被警告过，所以他们是疏忽大意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确已应当受判决，所以他们不信道。我确已把枷锁放在他们的脖子上，那些枷锁达到下巴，所以他们不能低头。我在他们的前面安置一个屏障，在他们的后面安置一个屏障，蒙蔽了他们，所以他们看不见。你对他们加以警告与否，这在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毕竟不信道。你只能警告那遵守教诲，而且在秘密中敬畏至仁主者。”（36:1—11）

对于此事，我也和一些有精神修为和精神直观的人做了协商，他们一致决议我应该放弃隐修，走出茅屋；此外，许多清廉人的接连不断的真梦也验证这次行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安拉在每百年之初预定这种吉庆。我坚定了信心，充满美好的憧憬——安拉许诺每百年之首复兴他的教门一次。为履行这种使命，安拉使内沙布尔之行一路顺风，我于伊历 499 年 11 月抵达内沙布尔，而从巴格达出走的时间是伊历 488 年 11 月，一转眼隐修了十一年时间。

安拉御成了这次行动，这是他的前定的奇迹，我在隐修期间内心从未考虑过复出，正如当初出走巴格达，摆脱那种浮夸的环境时，内心也从未预料过那种可能性，安拉是翻转人心和境况的主，正如圣训中所说：“信士的心在至仁主的两个手指之间。”¹³我明白，如果我再次执教，传播知识，也不会旧病复发。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曾经为了

¹³ 穆斯林圣训集。

谋得虚荣和面子而教学，我以言语和行为召人于这种功利性动机，那时候我的目的和举意全在于此。至于现在，我号召人求知，但要放弃虚荣，要通过这种知识认识如何超脱荣誉头衔。

这就是我当下的举意、目的和理想，安拉最了解我。我渴望完善自己和他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达到目的，或者我未果而终？但是我相信确然的信仰和见证的伊玛尼就是：无法无力，唯有依靠伟大、崇高的主（俩好来我俩贡我台，印俩宾俩嘿）。我没有行动，但是安拉在使我行动，我没有工作，但是安拉使我工作。我祈求安拉首先改善我，然后借我改善他人，首先引导我，然后借我引导他人；祈求他给我昭示真理，并慈悯我追随真理，使我认识虚假之为虚假，并慈悯我远离虚假。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所提到的伊玛尼弱化的因素，并讲述一下如何引导和拯救信仰弱化之人免遭毁灭的方法：

至于因为听闻内学派的主张而彷徨不定的人，治疗他们的方案写在了《公正的天平》一书中，兹不赘述。

至于通融派所臆想的问题，我把他们的困惑总结为七种，在《幸福的炼金术》一书中，我对之加以揭示。

至于因为沉迷于哲学而摧毁自己信仰，甚至否认圣品的人，我在上一讲用医学和天文学等例证证实了圣品的实质及其必然存在，我们援引医学和天文学的特性是因为它们属于哲学家的知识，我们用每个学者所专业的知识为他们阐明圣品的证据，比如天文学、物理学、巫术和符箓学等。

至于口头承认圣品，把天启规定与哲学家的智慧相提并论的人，他其实是否认圣品的，他只相信具有特殊智识的智者，他的智识要求他是被追随的，这在圣品中什么也不是。相反，信仰圣品就是承认理性之外的阶段，睁开能够洞悉特殊知识的眼睛，理性无能认识这种特殊知识，正如听觉不能感知颜色，视觉不能感知声音，所有外在的感官无法认识理性的认知对象。如果他不认可圣品，那么我们确已用证据证明了它的可能性及其真实存在；如果他认可圣品，那么被称为超验的事情确已得到肯定，理性的能力不能识其大概，甚至理性会否认之，认为它是不可能的。

一枚银币的六分之一重量的鸦片便是置人于死的毒药，因为它的性过寒能致使血液凝固在血管里。自称具有自然学科知识的人声称寒性是由于物质的化合而产生的，只有水和土两种元素的化合才可以制冷，这二者是制冷元素。众所周知人体内存有许多磅水和土并没有制冷到这种程度。假若把这种自然学家未曾经验过的事情告诉给他，他一定会说：“这是不可能的，证据是鸦片中含有火和气两种元素，二者不会增加寒性；我们假定那一丁点鸦片全都是水和土，也不至于导致这种过分的寒，如果添加上的两种热元素，那就更不至于如此了。”

自然学家就是如此来假定证据的！大多数哲学家在自然科学和神学中的证据都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他们按照他们所经验和理解的程度对事物做出设想，他们未经经验的，就假定它是不可能的。假如真梦未被经验，没有人声称他在所有感官停止的状态下洞见幽玄，具有这种理性的人一定会矢口否认。假如有人对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世

界上存在一种东西，仅有芥子大，被投放到一座城市，会摧毁这座城市，然后它自身也被销毁，城市及其中的一切都会不复存在，它自身也会灰飞烟灭，你相信吗？”他一定会说：“这完全是神话！”其实，它就是星星之火，不知火之威力的人肯定会否认之。后世的种种奇观大抵都是如此的。我们对自然学家说：“你不得不承认，在寒性方面鸦片是特殊的，这不能按照理性对自然事物的类比。为什么在医治心灵，净化心灵方面，沙利亚就不能具有理性不能认知，只有以圣品之眼才能洞识的特殊性呢？”他们甚至愿意相信比这更奇异的特殊性，他们在他们的书中援引，那就是在治疗产妇难产时所实验的奇葩的特例，请看下边两个表格：

4	9	2
3	5	7
8	1	6

د	ط	ب
ج	هـ	ز
ح	أ	و

把这两个表格绘制在两块未浸过水的布上，产妇用双眼盯着它俩，并把这两块布放在产妇脚下，然后婴儿就会很容易地出生了。他们居然承认这种可能性，并记载在《特殊的奇迹》一书中。表格共有九个小方格，在每个小方格中填上特定的数字，无论横、竖、对角相加，数字的和都是 15。

但愿我知道，谁会相信这个！然而他却不容许他的理性相信，拜功被规定为：晨礼两拜，晌礼四拜，昏礼三拜，这其中有人理性所

未知的奥妙（特殊性），原因是这三个时候的不同。这种奥妙只能借圣品之光认识。奇怪的是，假若把这种表述换为星象学家（天文学家）的话来表达，他们立刻就会领悟这三个时辰的不同了！我们说：“太阳处于中天、日出、日落时，难道对于星象的判断不是不同的吗？甚至他们基于此去推测不同的治疗方法、人们寿命和死期的不同。在日偏和日正中天之间，没有区别，在日落和日正落之间没有区别，有理由要相信星相学的这种观点吗？”仅仅因为听到星象学家如此说而已，或许验证他的谎言一百次，他仍要相信之，甚至假如星象学家对他说：“日正中天时，某星体对准太阳，此时某星座显照，你在这个时候穿新衣服，必被杀！”他肯定不会去穿衣服，哪怕是遭受苦寒也罢，他即使多次识破这种谎言，还是要听从星象学家的话。

但愿那我知道，何人容许自己的理性接受这种异端！而他不得不承认它是奇特的，正如他对部分先知的神迹的认识那样，他怎么会否认先知们的有圣验（معجزة）为助的诚实的言辞呢？更何况先知们从不撒谎，也不可能撒谎！

如果哲学家否认拜功数目、射石打鬼、朝觐的要素和其它的宗教功修中存在超验性，他不会发现在它们和古代药理学、天文学的超验性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如果他说：“我验证了天文现象和医学中的某些东西，我发现一部分是诚实的，我在内心中认可了这种诚实，没有觉得它离奇、不靠谱，而宗教功修中的奥秘我并未验证过，凭什么我知道它的存在和真实性？即使我承认其可能性也罢。”我说：“你不要局限于相信你经验过的事物，相反你要倾听经验过的人的话，跟随他

们，你要听从众先知的的话，他们确已验证、见证了所有沙利亚传来的真理，你遵循他们的道路，你就能通过心灵的直观（مشاهدة）认知其中的一部分。”

我还要说：“即使你没有经验过，你的理性也可以判断必须信仰和追随。我们假设一个理性成熟的人，他从未有害病的经验，然后他病倒了，他的父亲是一位仁慈的、精通医术的人，他从小就听到父亲介绍医学知识。然后，他父亲为他配制了药，并说：‘这能调理、治愈你的疾病。’”这个人的理智会作何判断呢？药物是苦的、难以下咽的，他是服药呢？还是否认父亲的话，并说：“我不理解这种药物的搭配可以治愈病症，我没有经验过”？如果他拒不服药，你一定会认为他是个傻瓜，同样有眼光的人会认为你对圣品的拒斥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你说：“我凭什么认识圣人的仁慈和他对医治心病的医学的精通？”我说：“凭什么你认识你父亲的仁慈？那不是以感官可以感触的事情，相反你通过父亲在不同时间和场景下的许多行为和态度的证据，确信无疑地认识到他的仁慈。”

任何人只要思考安拉的使者的言辞和圣训中传来的他对引导众生的关切，他以仁慈的方法导人于建设美德，改善心灵，以及他所宣扬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今后两世的利益，他就会获得一种自明性知识，即：先知穆罕默德对他的稳麦的仁慈超过了父亲对儿子的仁慈。

任何人只要沉思先知穆罕默德所显示的种种行为的奇迹，以及《古兰经》和圣训通过他的口所表述的有关幽玄的和末日迹象的奇迹，他就必然会认识到：先知达到了理性之上的阶段，洞悉幽玄的眼睛为

他而开放，他能认识理性无法认知的事物，这只有特殊品级的人才可以攫取到。

这是获得自明性知识的必由之途，你应该体验、沉思、阅读圣训，你就会归信先知，如同亲眼目睹般。

上述的论述足以警醒哲学家了，当今这个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如此去提醒。

至于弱化人们伊玛尼的第四中因素是学者们操行的败坏，可以用下述三种方法医治这种心病：

一、你应该这样回应：“你声称，有的学者享用非法的东西，他对这种非法事物之为非法的了解正如你对酒、猪肉、高利贷、背谈、说谎、诽谤等之为非法的了解一样，你明知其非法，但还要犯禁，并非因为你不信仰它们是罪恶，而是你的私欲战胜了你。一部分学者的私欲和你的私欲一样，他被战胜正如你被战胜一样，他对此外的问题的认知优越于你，当就事论事，除了特定的犯禁事件外，不该再妄加抨击。”有多少人相信医学知识，但还是忍不住在生病时吃水果、喝冷水，尽管医生禁止他那样做！这不证明他不受伤害，也不能证明他不相信医学。这种病是学者的失足所致。

二、有人对普通信众说：“你应该相信，学者为其自身把知识作为后世的储备，他认为他的知识可以拯救他，为他说情（因为知识的尊贵），以至于他因此而行为怠慢了。如果说知识在后世能成为有害他的证据，也会成为有利他的证据，他会以知识为援，至于你，凡夫俗子啊！当你因为看到他的行为败坏而放弃行善，而你同时是荒废知

识的，你定会因为你的行为遭受毁灭，同时没有知识为你说情！”

三、事实上，真正的学者不会干罪，除非是疏忽大意，更不会怙恶不悛。因为真正的知识会让人明白干罪是使人毁灭的毒药，后世比今世更好，凡真正认识到这一真理的人，不会以低贱的换取高贵的。

这种知识不能用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世俗知识的方法获取之，世俗知识只能使人更加肆无忌惮地违抗真主。至于真知，它只能给拥有它的人增加敬畏和希望，它会使他与罪恶隔离，除非由于人性的懈怠所引起的难免的失误，那不能证明信仰的羸弱，信士是遭受考验的、是忏悔的，他不会顽固不化、怙恶不悛。

这就是我所要论述的对哲学、内学派及其危害，以及不分青红皂白、盲目否认此二者的人的弊端的批判。

我祈求伟大的真主使我们成为他所选拔的人，给我们引领真理和正道，启迪我们记念他，保护我们免遭心灵的伤害，使我们心中除他外别无选择，提炼我们，直到我们唯他是拜。

愿主赐福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及其后裔和圣门弟子。

2020年8月8日